

■新作聚焦

林白长篇小说《北去来辞》

此心安处是吾乡

□相宜

林白的名著《北去来辞》(北京出版社2013年1月版)打通新与旧的时间隧道,以细腻的血和奔腾的情,倾注在饱满的生活细节里,丝丝缕缕地交织出南北三代女性的命运,凝心汇成了这部42万字的长篇佳作。

《北去来辞》一扫林白曾经不食人间烟火的喃喃臆想,从容地走进生活,融汇了她以往所有的个人经历与创作经验。主人公柳海红敏感、封闭、向往自由、充满理想,带着《一个人的战争》里多米和林白自己的影子,自我寻找的过程带着鲜明的“个人化写作”与“女性写作”印记;乡村妇女银禾生气洋洋,把《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里湖北王榨村遍地应答的灵性挥洒在《北去来辞》里;故事中对中国百七十五年的狂想,正如林白所说:在我的文学经历中,这是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长篇小说。

情节丰富、细节缜密、人物繁多、时空跨度大等因素并没有让林白的叙述显得急躁、粗糙、杂乱。她的语言一如既往地充满想象力与生命力,犹如亚热带的植物葱茏茂盛,字里行间有水流动,有花儿盛开。这源于林白诗人的笔力,大量的顶针——句与句、段落与段落、章节与章节——使故事、逻辑、语势、情境的起承转合既条理分明又密不可分,语感优美又势不可挡,从容又有张力地诱导着读者走进她创造的笔下世界。

林白怀着热情,悠扬地说“往北方去吧”。寻找归宿是这个作品的主题。“背井离乡的时代,村庄破碎成好几瓣,人人尘埃般四散。像尘埃,越飘越远,有些人永远不再返回。”那些从各地一往无前来到北京的人们,他们是谁,他们从何处来,他们为什么而来,他们最终走向何处,这些故事有谁知道?首都北京凝聚着来自各处的希望,同时也有一些希望埋葬。漫游在北方的人们把根从故乡拔出来,渴望能朝着故乡的方向深植北京。林白呈现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中的不同人物寻找归宿的精神世界。《北去来辞》的人物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与灵魂归宿,不仅是柳海红,包括史道良、银禾、雨喜、春决、陈青铜,包括故乡的章慕芳、柳青林、柳海豆、柳海燕……他们以各自的方法找到灵魂的栖息之所,有的抵达、有的失落。他们一往无前地寻找那高于故乡的辽远的梦想,一往无前地北去,然后一往无前地归来。前者北去是海红与银禾母女们试图改变个人的外部世界与俗世生活,空间格局大却狭小感伤;后者归来是海红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走出个人时空,是精神的回归,空间格局小却阔达明亮。

林白藏在笔下的物中,思考着他们的走出,生活着他们的生活。人物的鲜明个性应运而生,其中,林白着力塑造的女性角色是柳海红、史春洪母女和史银禾、雨雨喜母女。这两对女性代表了“北漂”中两种境况:知识分子迁移和农民进城务工。先说说雪舟。主人公青年知识女性柳海红热烈而偏执、敏感又封闭,为了丢弃颓废复杂的过去,巧合般地遇上从北京来开会的50多岁的单身文人史道良,这是她开启北上新生活的钥匙。热烈潮湿的南方遇上厚重保守的北方,迸发的生活溢满

了故事,于是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然而,海红渴望热烈爱情、成功事业的心愿在凛冽的北方现实中支离破碎,她焦虑、压抑、忧郁,“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挤压得海红喘不过气,她要寻找爱情,于是有了心灵相惜又一直错过的陈青铜,有了天崩地裂的瞿湛洋;她寻找自己,北上南下,追寻父亲柳青林、弟弟柳海豆精神失真的真相,又亲身感受乡村生活,兜兜转转都是为了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宿。海红在梦想与现实的割裂中寻找自己的痛苦过程,对于从乡村初入市人都市的银禾来说是愉快又新奇的。因为她是银禾,所以带着乡土落地生根的活力,在新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她代替妹妹麦子来到细叔史道良家做保姆。她健康、有趣、开朗,满肚子都是城里人见也没见过想也想不到的中国乡土传统和故事,迎神送鬼、喜鹊叫、祭祀……银禾保护家人的仗义勇敢,在陌生城市的自得、分享乡村趣事的自得,都是源于中国乡土藏污纳垢、自由自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她沟通了乡村与都市,感知万物,让万物生长;银禾清楚地知道她的来路,湖北、浠川、湾口、王榨、上皂角,她不失落,因为故乡就是银禾的归宿。

以林白的创作经验来说,塑造海红和银禾这两个人物无疑是得心应手的,她了解自己,也了解乡村。而刻画海红的女儿春决和银禾的女儿雨喜这两个“90后”女孩截然不同的命运则困难得多。春决是典型的生活在保守家庭的城市女孩,春决的父母受过教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经历过历史洪流的传统守旧,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又过于保护子女,并希望子(女)成龙。这类父母与子女沟通交流困难,无法相互理解,手机和电脑成为两代人交流的最大阻碍。春决生活在压抑封闭的家庭环境中,在父母殷切期望下无处可逃,只能在自己的虚拟小世界和睡眠中遨游栖息。而比春决大一岁的乡村女孩雨喜初一的时候就辍学闯世界了,小小的女孩天不怕地不怕,走南闯北各处打工。在这个角度上说,雨喜是漂泊的,也是自由自强的,她从不害怕在现实中的苦难劳累,因为网络是她歇息的旧时光。在网络上,她把自己打造成“逆风飞扬”(网名)重获新生,经历了种种奇怪险恶的遭遇,她变得聪明世故,然后遇见爱情,“十七岁怀孕不想要孩子”(网名)直接在网络寻找出路,生下孩子“赠予”(出卖)他人后,她变得“冷眼看世界”(网名),在网络抨击时弊,对抗社会不平,她还年轻,但似乎已在老去。林白能写出如此真切不做作的年轻人世界,可见她对生活把握的精确老到和非常功力。同时,林白对海红母亲小城医生章慕芳与父亲柳青林在“文革”时代的压抑爱情,以及章慕芳为了改变右派妻子身份、改嫁并寄养海红豆姐弟的行为,多了理解与同情,尽管母女关系仍疏离而微妙,但已少了《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冷酷辛辣。我们看到林白不再封闭,她学会了从容地与生活共处,学会用他人的眼睛看待生活,她是海红、是银禾、是春决、是雨喜,甚至还是章慕芳。她把生命洒在纸上,丰富了人性,便成了故事。

《北去来辞》让人感动惊艳之处正在于林白写作的新情愫和新气象——她爱她笔下所有的人物。这种爱

■短评

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3月版)是国内第一部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自此才开始。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有着将文学与地理结合的传统,但真正形成较有条理专论的,却是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和汪辟疆等人。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对德、英、法、美等国蓬勃兴起的人文地理学的批判的影响,发轫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被中断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恢复。

1989年,曾大兴在《社科信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地理学论文《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6年后,曾大兴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详细地考察了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格局、分布重心、分布成因和分布规律,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的学术专著。之后曾大兴转入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的思考,他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指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至少要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考察和研究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的地理分布;第二步,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考察和研究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通过这种影响,考察和研究文学作品(包括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风格、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

回族女诗人查文瑾将纯棉引入了诗苑,她的最新诗集《纯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收录了250多首诗。我私人揣测,诗人选择“纯棉”作书名,是否意在显现回族人喜爱洁白的民族特征?又是否象征着纯棉所构筑的温馨、大爱、纯净、美好?

诗作《纯棉》共8行,其中写道:“寒流总是躲在/突然飙升的气温之后/心总是想找一方/温软的角落再跳”。作者用对照的方法表达“突然飙升的气温之后”出现的“寒流”,当然是更加冷不可耐;以心跳的意象表示着纯棉的“温软”和人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密切相关。诗里还有一个“纯棉的爱情”的短语,用名词代替形容词的前者作后者的定语,不正是洋溢着“纯美”的意蕴吗?

《纯棉》是对生活的诗性诠释和意象证明,是灵感之泉的自然流泄,是诗人向读者捧献出的一颗诗心。杨朔曾道:“自有诗心如火烈”,那是战士的诗心。今天,查文瑾捧出的则是女诗人温婉、多感而

■短评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读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

等的地域性。”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属性问题,学术界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把文学地理学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方法,如杨义在《文学地理学会通》中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角度。”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视野,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重头戏之一。”第3种是曾大兴的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

曾大兴指出,文学地理作为一种方法,如果从周人编辑“十五国风”及吴公子季札观乐算起,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了。在他看来,这2500年间,中国学者研究文学并非没有使用文学地理的方法,可是文学地理的研究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学科做支撑。曾大兴强调,文学地理的研究,必须上升到一个学科的水准。任何一

“纯棉”诗语 纯美意蕴

■创作谈

我总是不大喜欢对作品进行自我阐释,我觉得这种自己的阐述会限制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何况我与这部刚刚出版的作品距离是这样近。太近了,反而不容易看清一些东西。概言之,创作谈是我感到为难的一类文章。只有在很少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要说出那么几句——关于时代、历史、世界、自我、人性、欲望、城市和乡村……但忽然又感到,那要说的一切已经被我切碎之后揉在书里了,这样一想,不如就算了吧。希望我的书和读者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所谓“诗性”,我认为绝不是“诗情画意”之类,而是,在感知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充满歧义的可能。

如此,在创作谈中剩下的就只有谈谈写作的过程了。2007年写完《致一九七五》之后,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写大长的作品了。我想写诗,写短诗,然后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作集成一本小册子。但仅仅过了两年,我按捺不住又再度动笔写了起来。一年之后,我写成了一本被我命名为《银禾简史》的长篇初稿,16万字。这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到埃及去,我扔下这部长篇稿子,一次都没有再读就兴冲冲地动身了。

在红海住宿的那个夜晚,月圆海阔、天风浩浩,我忽然决意给这部长篇增加一些东西。这个念头一出现,海红这个名字即刻从虚空中咚的一下掉在我面前,仿佛是我早已熟悉的一块石头。我兴奋起来,打算一回家就扑到初稿上,推翻重来。在我的写作经验中,兴奋是第一要素。我估计,再有半年时间,我的长篇新稿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旷日持久。中间坐了几趟飞机,我真怕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啊!每回出发的前一天,我总要把手头的未定稿发一份给我的出版人隋丽君女士,似乎这样能使自己略为安心。我从北京到武汉再到广西北流,随身的包里一直放着我的纸质笔记本和笔,以便把纷沓而至的念头记在纸上。就这样,这部长篇把我越来越紧紧地箍在了它身上。我沉浸在其中,对海红这个后加人物的兴趣渐渐超过了银禾,她的失眠、漂洋、纠纷、挫败,她的神经质和自我审视、她的日渐凋谢以及自我更新的企愿……这一切,是那样地一次次逼近我。我不停地倒腾她的前世今生,以至于一再延宕。

我已不记得一共改了多少稿,沿着海红的足迹,我看到这部近40余万字长篇的第一主人公。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自己。

个人经验是这部书中至为重要的内容,这意味着,除了我把自己的个人经验给予书中的人物,同时也必须为书中的人物找到属于他们的个人经验。个人经验是一种实感经验。“实感经验”这个词是我从一本书中看到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实感——具体、鲜活、生动、丰富,可以从理论、观念上充分涵纳,在虚构性和创造性作品中,它给作品带来不可化约的品质,从而使我们不至于沦为观念的传声筒。充沛的感性体验(而不是某种“高于生活”的理论)是我多年来不断的源泉,在《北去来辞》写作的漫漫长途,我再一次凭借着它,前所未有地,写出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物,如此深长的时间来到我的笔下,我也从来没有如此地感到自身和人物局限。我的谨谦本写满了6个,还不包括只写了半本的那另外两个,我不断地增添内容,同时谨慎地删去一些篇章。我还神经质地一再给这部长篇以新的命名,但每次命名又都觉得不甚满意。定稿最终删掉了许多——有十几万字被废弃了;书名也从在《十月》发表时的《北往》变成了《北去来辞》。虽然有的朋友不喜欢现在这个题目,但我一意孤行,3年来我有时坚定,有时犹疑、徘徊,但始终感到内心还是满溢的。

我竭尽所能要让海红突破她与现实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正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才能共存。真希望一直走在一条辽远的漫漫路上,做一个与天地万物风雨同行的人。

世界到底广阔,除了人类社会,还有大自然以及深远处的宇宙。对于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我常常心怀忧虑。不过,一个“90后”女孩对我说:如果人类被自己折腾灭绝了,那说明这个文明已经腐朽,就让它灭绝好了,肯定会有新的文明诞生。

写完《北去来辞》,感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个更有热情的写作者,感到有一处源泉正在被自己撬开,感到自己更健康、更开阔、更无视觉失败。

■短评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读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

刘庆华

曾大兴仍然遇到许多困惑和质疑。面对这些困惑与质疑,作者没有回避,而是理性地加以分析并尽量解答问题。书中常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即便是在文化一体化的加速推进的时代,“文学的地域性也不会因此而消失,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更加凸显”;又如,在考察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时,作者认为,除了需要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外,“还要反过来考察文学(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对地理环境的作用或影响,两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废”;再如,关于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的问题,作者“承认文学家的动态分布的重要性,但不认为其动态分布的重要性大过静态分布的重要性”;在谈到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时,作者认为,“宏观上讲,影响文学家迁徙的原因,首先是自然气候,其次才是人文气候”。

当然《文学地理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限于作者的专业领域,该书所探讨的都是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地理问题,对于外国文学中的文学地理问题鲜有提及。好在作者本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专业局限,他一再呼吁文学地理学者要与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同行联手,甚至与地理学、社会学、艺术学领域的学者联手,共同解决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完成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落入尘埃以后/世上所有的苹果都想叫傲乔布斯”,面对这样的诗句,任何阐释和评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相形见绌。

查文瑾虽写的是现代诗,但没有和本土的诗歌文化传统形成断层,而是将现代与传统进行了有效的连接。《诗人》化用了晏殊《蝶恋花》中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和王国维的“境界”说。在此之上,查文瑾将之扩大、延伸为“一生一世”的艺术追求。又如《春寒·夜宴》一诗:“薄雪寒风又一番/暮色之域灯火明/楼里醉而楼外醉/晚归路上谁与行”。如果将“谁与行”倒置为“与谁行”,即是一首基本上合乎规范的七绝。

此外,《纯棉》中还有很多作品足资美学欣赏。例如《空白》:“何必将空全部填满/有些空,一填就错”。言简意赅,富于哲理,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查文瑾的《纯棉》是一部很有艺术特色的小说,请读者走进《纯棉》,逐一赏读品味吧。

就这样写成了《北去来辞》

□林白

狂欢叙述中的严肃批判

□北乔

■新作快评

徐坤《地球好身影》
《北京文学》2013年第2期

在第一时间书写现实生活,对作家是相当大的考验。大多数作家不轻易触碰当下生活,也鲜有作家有高品质的现实题材作品。徐坤是个例外,她是位相当接地气的作家,对当下生活有着独到的敏锐与深刻。

就像当年的《狗日的足球》一样,新作《地球好身影》同样关注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如今,铺天盖地、全民参加的各种选秀活动不但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件,而且浓重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甚至影响了一个时代。与其说徐坤在《地球好身影》中虚拟了一个选秀故事,不如说她是对现实中的选秀活动进行了适度的抽取与重构,还原了生活的虚浮与苍白。

“我”来自小县城,是一个才艺平平的女孩。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希望通过“地球好身影”选秀活动一举成名。母亲变卖了家产疏通关系,使“我”最终获得了“地球好身影”的冠军。成为冠军的“我”虽然在老家大受追捧,但并没有成为大红大紫的明星。梦想成真之时也是梦想破灭之时——“我”只能回到原先的生活,重做自己。“那时的我,面对世界,还有许多战战兢兢的爱、强烈的欲望和梦想;现在,当我身无一物,带着不光彩得来的荣誉、有如胸口戴着巨大的红字走上台时,我却做到了。我做到了目空一切,心如止水。我做到了用更辛苦的劳作,勤勤恳恳的打工,洗手,赎罪,彻底埋葬一个虚假的桂冠带给我的人生羞辱。”就在“我”准备投入朴实的生活时,却意外地受到法国人萨科奇青睐,成了他的第3任妻子,并荣获模特公司的头牌。这一结局虽有些俗套,但却是“我”最初要追求的。徐坤在看似随意间,让作品变得辽阔旷达,给予人生深度的思考,使作品在轻松中显得厚重。

显然,徐坤的重心并不在讲故事,而是用力于如何把一个故事叙述好。如今的现实题材小说往往用心于寻找一个与众不同故事,却因为过于沉湎于故事层面的滑动而忽略了叙述的策略与力度。徐坤在这篇小说中把一个庸常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意味十足,展示了她的叙述功力,更验证了小说叙事中“叙”的力量。徐坤志肆行方,大大咧咧,戏谑与反讽的表情随处可见。然而,细细品读,我们会发现,小说杂糅了时下众多的时尚元素、语言和事件。信手采摘之下,显示的是徐坤对生活的熟谙和对艺术的掌控。徐坤在表象的狂欢中蛰伏着冷峻的智性,处处是暗流涌动的机锋。

作品内不同外的两种叙事节奏默契并行,又相互映衬。巨大的信息量和无处不在的指代、隐喻,让这篇小说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徐坤的叙述考验着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了解,不具备相当的生活视野,就无法真切地察觉到个中滋味。小说书写着这个时代喧嚣与斑驳、释放着夸张、荒诞的阅读快感。走入其间,我们像是在看一部闹剧,返身回味,我们才发现,那些让我们或嘲笑或惊讶或难以置信的言语与细节,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就在我们身边。不在从阅读快感的高潮回到平常之后,我们会发现,徐坤所描述的一切,既不夸张也不荒诞。或许,我们每人还可以帮助徐坤再添加一些猛料,再让一些生活中的荒诞在作品中以真实的面目呈现。

原本日常化的生活经由徐坤的叙述,让我们感到陌生的熟悉、熟悉的陌生,让我们成为喜剧和闹剧的忠诚观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自己的看客。我们在阅读中放声大笑,徐坤却在背后撇嘴偷乐。这是徐坤的讽刺的着力点之所在,也是《地球好身影》最具力量之处。由此,徐坤以自己外在狂欢的叙述实现了作品内里最为严肃的现实批判。